

今
北
人

之八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路的那一端是綠油油的稻田

恩
甘
賦

No. 1.

她的一隻手
重疊上掛着
一個黑布包

一個冬日的黃昏，南京東路一百二十巷的李宅門口，有一位老婦人停了下來，她抬起頭，睜起眼睛，望着那兩扇朱漆剝落，已經沁出斑斑的檜木大門，出了半天的神。老婦人的背完全佝偻，兩片肩胛高高聳起，把那顆小小的頭顱夾在中間，額上的頭髮，~~還~~差不多脫盡，只剩下腦後掛着一隻斑斑的發簪，她身上披着一件黑色粗絨線的大外套，拖曳曳，垂到了她的膝蓋上來，她的身体已經乾癟得~~不~~，~~像~~剩下了一個骨架，身上的白衣服，~~被~~給風吹得顛抖的。李宅是整條巷子中唯一的旧屋，前後左右都起了新式的樓房公寓，把李宅這檜木板平房團團夾在中間。李宅的房子已經十分破爛，頂上

(24 x 25)

灰色

爛屋
朱雀牌

瓦片殘缺，^參蓋的屋簷簷縫中長出了一撮撮的野草。大門柱上的^右一對門釘，^右一隻釘釘着的那塊馬銅了，^右還皮着微白的亮光，^右鑲着李公館三個碑體字。老婦人伸出了她那烏瓜般瘦瘦的手，在那兩扇舊得開了拆的大門上，顫抖的摸索了片刻，她想按門上的電鈴，但終於遲疑地縮回手，抬起頭，迷惑的環視了一下，蹣跚地走向李宅大門，繞到了後門去。

羅伯娘

老婦人姓李在後門廚房那扇窗戶下面，她聽到廚房裡有人放水的^{水聲}，便^便執土起柵朝裡面試探着叫了一聲。

像一隻晒得乾硬的抽子
敲一般

一個老嫗的頭，一頭蓬鬆的頭髮，^像仍飽得像隻白蘇餅的枱枕一般，她的臉滾圓肥大，一臉的蒼斑和皺紋，重重疊疊，像張晒得乾硬的牛皮，她的眼臉^像眼袋子烏黑烏黑的那浮腫了起來，把眼睛擠成了兩條^像魔得沁了紅的金耳環了。

二姐，是我——順恩嫂，順恩嫂佝着背抬起頭叫道，她的聲音顫抖而尖細。

老天爺——羅伯娘便在裡面扭着喉嚨喊了起來，她的^像嗓門中大响亮。接着陣登登的脚步聲，順恩嫂便看見羅伯娘打^向向了後門向她^迎迎來。羅伯娘的身軀

搖之搖之

孔雀牌

有順恩嫂一信那麼龐大，穿着一件粗布中棉滾身，胸前一個肚子，~~起像~~雙管（龐大），她在~~地~~的腰上繫了一塊藍圍裙，走一步她的肚子便顛三下，她那塊藍圍裙也跟著很有節奏地波動起來。

老妹子，羅伯娘走出去一把便攔住了順恩嫂瘦弱的膀子，扶着她往門內廚房裏引去，一面親切的叫她道：「我的左眼皮跳了一天，沒料道却應在你身上！」

當由兩個老婦人在廚房中坐定了以後，羅伯娘朝着順恩嫂打量了一下，說道：

老妹，我以為你總不來看我們了。

二姐——順恩嫂搖了一搖頭那隻烏爪般的瘦手止住

羅伯娘，微帶着楚的叫了一聲，這種法你老人家說

聲

得出來，離開公館這些年，那裡過過一天好日子，老了

不~~得~~好，身體不爭氣——

可是呀，老妹，羅伯娘嘆了一聲，看着你的精神

比前幾年~~又~~瘦了些——

順恩嫂又擺了幾下手，嘆了一口氣。

~~那~~那~~有~~那~~樣~~好的日子

那裡有那~~樣~~好的日子？在台南這幾年，大半都是良床

上睡過去的。頭暈，起不來。拖得七生他們那一家也

可憐，

老妹子，~~這~~管你有福氣，羅伯娘伸出她那雙肥大粗黑

的手去拍了一下順恩嫂的肩膊，安慰她道，有个孝順兒子

送你~~的~~錢。像我這包子女，~~也~~後又不曉得死在那裡呢！

(24x25)

上山

孔雀牌

甚宏
那得街夫巷尾

这个世界

二姐，你在公館幾十年，還不是事作你自己家一樣了
？明日你上西天，長官小姐他們還少得了你一付心嗎？
順恩嫂也執執住羅伯娘那及胖手，安穩地道。羅伯娘
瞅着順恩嫂，莫了幾下頭，長長的吁了一口氣，嘆息道：

老妹子——你這麼久沒來，難怪你不懂得我們這
裡的事兒了——

順恩嫂却顛顛巍巍的立了起來，把摺在廚房案桌上
的，她携来的那隻白里布包袱打開，裡面全是一個雪白

的大雞蛋。生也學着這些素巧的

這些双黃蛋是我特別挑来給長官他們的，二姐，
你別去講一講，就說順恩嫂来給長官老人家請安。

長官生病

上台北看

長官

長官

長官

長官

長官

好大的蛋，羅伯娘揀了兩隻蛋在耳邊搖了兩下，

你仔細看吧。長官在客廳裡，樓上客人下樓，有已
陣了學兒。羅伯娘把那些雞蛋裝到一隻瓦缸內

，便親自走到水槽邊，把一桶水

狠勁的提了起來，喘吁吁的掙到廚房案桌上，她從拿着一
一古塊，伏着身子，繼續用力在洗案上的油

，順恩嫂坐在案邊的矮凳上，向地剝着碗豆，

她那瘦手，剝得十分認真，半天才剝出幾粒豆

子来。

二姐——順恩嫂剝了三五隻豆荚，停了下來，先

孔雀牌

(24x25)

羅伯娘
太太。

No. 5

有所思的向羅伯娘道：「夫人臨終可留下甚麼話沒有？」
 羅伯娘吓見呆了，一呆，頓過身來，甲由子搭枕着臉上的
 汗珠，~~想~~要索了半晌。 進醫院
 我駭嚇見長官說，夫人閉刀只醒過來一次，她講了
 一句：「好冷。」~~便~~便沒有話了。
 那她對~~了~~——順恩嫂頻頻的笑着，~~竟~~竟險上
 頓時竟成了悲戚的神色。 甲由子隔了一會兒，她
~~道~~道：「二姐，你可記得我們南京清涼山那間公館
 花園裡那些牡丹花嗎？」
 記得！羅伯娘揮了一揮手，道：「紅的紫的，大朵大朵
 從前那年春子，我們~~了~~夫人~~在~~在~~那~~那~~個~~個~~公~~公~~館~~館~~裏~~裏
 那？」
 不要在因裡擺酒請客

連三夜了，二姐的——順恩嫂的言言實實，變得~~的~~的
 的，~~博~~博楚楚來，我都夢見夫人，她站在那些牡丹花裡，
 心直向我招手，~~道~~道：「順恩嫂，快去拿件披風來。」
 我，起風了。~~也~~也，前年夫人過世的時候，我正病得發
 昏，~~連~~連她老人家上山，也及能來送，~~公~~公館是~~在~~在
 過意不去的，~~寫~~寫得幾千紙，~~禁~~禁了去，~~就~~就她老人家也
 在~~個~~個~~甲~~甲~~子~~子~~上~~上~~刺~~刺~~着~~着~~夫~~夫~~人~~人~~不~~不~~在~~在~~了~~了，~~我~~我
 撒着長官小姐他們的，看長官小姐他們。夫人不在，~~公~~公
 館~~裏~~裏~~的~~的~~事~~事~~情~~情。
 順恩嫂沒~~到~~到這~~個~~個~~屋~~屋~~子~~子~~來~~來，~~住~~住~~了~~了~~呢~~呢。
 夫人~~不~~不~~在~~在~~了~~了~~嗎~~嗎？~~羅~~羅伯娘兩手放在腰上，肚子挺得高高
 的，~~接~~接下去沒道，~~還~~還不是~~我~~我~~這~~這~~個~~個~~老~~老~~不~~不~~死~~死~~的~~的~~在~~在~~這~~這~~個~~個~~屋~~屋~~子~~子~~裏~~裏~~硬~~硬~~撐~~撐~~着~~着。
 就是這個屋~~子~~子~~裏~~裏~~的~~的~~一~~一~~根~~根~~柱~~柱~~子~~子——~~羅~~羅伯娘~~醒~~醒~~了~~了~~大~~大

夫人

孔雀牌

(24 x 25)

手，~~她~~安慰她道：

二姐，~~你~~才在，要你急得可惜他们。

到小姐出嫁，~~再~~再让你去做老太君呢。

罗伯娘，~~你~~你捧开了顺恩嫂的手，担起棒子。

还有那种命？小姐，~~你~~你罗伯娘冷笑了一声，两手

又扶到了腰上去了。

老妹子，~~你~~你真对我说吧。那副气急的娃娃，今年

斗头，~~你~~你有个老年的男人，搞上了肚子，~~你~~你

长官少着，~~你~~你搬出去，~~你~~你长官打得青紫腿肿——那个女

孩子，~~你~~你真狠，~~你~~你眼屎也没一滴，对长官说：二老老，你

答应，~~你~~我也要出去，~~你~~你不答应，我也要去，~~你~~你只当没生过

我，这个女娃，她是了，~~你~~你决定，连去，~~你~~你也不回她走了。

顺恩嫂，~~你~~你望着罗伯娘，半晌，才啾啾的抖出

一古：小姐，~~你~~你

我的娘，~~你~~你真是家

老妹了，~~你~~你罗伯娘，行了，口呆，~~你~~你摇头，~~你~~你一头蓬乱的白

鬃，~~你~~你这屋里的事情，不得从前，~~你~~你长官这两年，~~你~~你不成了

了。小姐一走，他气得使~~你~~你出去，~~你~~你到基隆，~~你~~你向市裡

和尚去，~~你~~他那些旧部，天天来劝他，~~你~~你也有劝他。有一天

，~~你~~你罗伯娘，~~你~~你不依了，~~你~~你便提笔，~~你~~你跑到夫

人，~~你~~你造家面前，~~你~~你跪下，~~你~~你磕了三个响头，~~你~~你才站起来，~~你~~你对长官说：

长官，~~你~~我跟着主人到长官公馆来，~~你~~前後也有四十年了

，~~你~~你长官一家，~~你~~你到去的时候，~~你~~我们都在。现在，~~你~~你

，~~你~~你长官，~~你~~你做的，~~你~~你莫说长官难，~~你~~我们做下，~~你~~你也是心

这是
看着

小姐
責某過兒

院子 details
: 竹籬

驚異

已經七十
三

8

弄得這兒如萬里雲天，順恩嫂也覺得有些奇怪。羅伯娘心口定定的瞅着順恩嫂，
 半晌，才朝着順恩嫂点了兩下頭，嘆道：「我帶你去看看他吧。他是你如大的，你怎麼敢扯過他
 一場。」
 順恩嫂聽了，心裏想：「這人，互相扶持着，十分踉跄，
 踏踏的往草子裡行去。草子的小徑上生滿了青苔，兩個老
 婦人，互相扶持着，十分踉跄，
 得抽得齊了腰，
 羅伯娘的草桿子，
 羅伯娘的草桿子，
 手把日斜，便到路上來的蒿草撥，
 她的走到草子的草頭，順恩嫂才藉出草叢中的

孔雀牌

(24x25)

酸。小姐不爭氣，長官要出來，我們也不敢阻攔。只是
 一件事：我已修「半」
 少爺一個人，我可愛不起這個責任來。那
 二姐，你說甚麼？少爺，
 她的臉上飛來了
 順恩嫂
 二姐，你說甚麼？少爺，
 她那雙鳥爪般的瘦手，
 羅伯娘親起眼睛，
 老妹，你真的病昏了？
 在那裡？少爺——
 二姐，你說甚麼？少爺——他回來了嗎？順恩嫂伸出
 她那雙鳥爪般的瘦手，
 羅伯娘親起眼睛，
 老妹，你真的病昏了？
 在那裡？少爺——
 二姐，你說甚麼？少爺，
 她那雙鳥爪般的瘦手，
 羅伯娘親起眼睛，
 老妹，你真的病昏了？
 在那裡？少爺——

route elabore

9

一張圓心鏡上，坐着一個胖大的男人，蒿草的莖葉
 冒过了他的頭頂，頭頂上空，一群客客正正的
 蟻正在繞着圈子飛。男人的身上裹着一件龍鐘的
 衣，他的肚子像隻裝滿了琥珀的蒲包兒，整個鼓在
 面，他那條褲子的拉鏈，掉下一半來，露出了裡面
 的襯衣和褲，他脫了鞋襪，一雙胖赤的大脚，齊
 的合併着，踏在草地上，凍得紅通通的。他的頭顱也
 胖大，一頭的短髮，差不多脫落光了，露出肉紅的
 嫩頭皮來，兩個胖腮幫子，鬆弛的垂下來，把他
 只一蓬半張的大嘴，扯成了一把彎弓。羅伯娘攪着
 一直把她引到了胖男人的跟前。順恩嫂仰着臉，面
 着那個胖男人，端詳了好一會兒，才試探着叫了一

少爺！

胖男張着空洞失神的眼睛，怔怔的望着順恩嫂，
 臉上一笑表情也沒有。

少爺，我是順恩嫂。順恩嫂又湊近了一步，在胖男
 久的早邊輕之叫道。胖男人用手抓了抓頭，瞪着順恩
 嫂，突然咧開嘴，嘻嘻的傻笑了起來，口水從他嘴角流了
 出來，滴到他胸前的衣領上。順恩嫂張開了瘦弱的手臂，
 一把將胖男人的那顆大頭顱，壓在她的腰邊，她的胸
 脯，像味鹽兒似的，前後擺動着。
 少爺仔——少爺仔——你這笑——夫人看
 見要痛死哩——少爺仔——

順恩嫂，那張乾槓槓的瘦臉，跟那着胖男人

罪似此
的臉朝天

另處一段

No. 10

光禿的頭頂，~~乾澀~~乾澀起來。

喃喃

他們的祖墳——風水不好，羅白娘站在旁邊說道。

少爺仔——少爺仔——頓恩嫂兩隻手臂圍着胖

男人的頭顱，瘦小的身子，前後探視着，好像在哄騙

着，嬰兒入睡似的，她的一直緊閉着眼睛，眉毛鼻子

成了一團，乾癟的嘴吧，~~一團~~一團的，~~一團~~一團的，

呼喚着，~~呼喚着~~呼喚着，冬日的，~~呼喚着~~呼喚着

瘦身上那件寬長的單衣，~~呼喚着~~呼喚着，~~呼喚着~~呼喚着

頭白蕭似的孔哲，也通之迎風飛，~~呼喚着~~呼喚着

張了起來。

頓恩嫂向李公辭別，她在南京東路松江路
的支三村

(24 x 25)

孔雀牌